

《非色》的空间叙事策略及其创伤表达研究

张婉婷

哈尔滨理工大学

DOI:10.12238/mef.v8i11.14804

[摘要] 作为日本战后杰出的社会问题小说代表作家,有吉佐和子在其长篇小说《非色》中,讲述了主人公林笑子作为战争新娘远渡美国的求生之旅。20世纪中后期“空间转向”^[1]后,促使文学研究实现了从偏重时间维度到时空双重维度并重的转向,为剖析创伤体验、身份建构及社会议题等范畴提供了全新的审视角度。亨利·列斐伏尔将空间形式划分为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心理空间这三重维度,这三重空间承载着传递创伤体验的核心功能。空间元素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点与场景,承担着多重叙事功能——既是时间流逝的具象化载体,亦是叙事进程的有效推动者。通过解析空间维度的叙事逻辑,可深入理解《非色》以空间承载创伤、以叙事重构体验的艺术特色,以及空间叙事理论在剖析创伤体验、身份建构及社会议题等方面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 有吉佐和子; 非色; 空间叙事; 创伤表达

中图分类号: O723+.2 **文献标识码:** A

A Study of Spatial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Their Traumatic Expression in Off Colour

Wanting Zhang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As a prominent post-war Japanese author of representative social issue novels, Sawako Arigato, in her full-length novel Non-Colour, tells the story of the protagonist, Smiley Hayashi's journey of survival as a war bride far away from h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patial turn'^[1] in the mid-to-late twentieth century prompted a shift in literary research from a preference for the temporal dimension to the dual dimensions of time and space,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analysing traumatic experiences,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issues. Henri Lefebvre divided space into three dimensions: physical space, social space and psychological space, which carry the core function of transmitting traumatic experiences. As the place and scene where the story takes place, the spatial element carries multiple narrative functions – it is not only the figurative carrier of the passage of time, but also an effective promoter of the narrative process. By analysing the narrative logic of the spatial dimension, we can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Non-Colour in carrying trauma through space and reconstructing experience through narrative, as well as the unique value of spatial narrative theory in analysing traumatic experienc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issues.

[Key words] Sawako Arigato; non-colour; spatial narrative; trauma expression

引言

空间叙事理论与创伤理论在《非色》的创伤书写研究中具有天然的互补性。空间叙事理论强调空间不仅是叙事背景,更是小说意义生成的核心维度,而创伤理论则关注创伤记忆的碎片化与非线性表达,在有吉佐和子的《非色》中,空间既是创伤的触发器,也是身份冲突与创伤修复的场域,空间的多层次性与创伤的复杂性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战争新娘的文化撕裂与心理困境。

1 《非色》的物理空间叙事

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首次提出“表征空间”的概念,强调空间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物理场域,“物理空间即自然生态空间,也就是社会生产实践的对象空间”^[2]。在《非色》的叙事语境中,二战的创伤记忆为故乡空间破败景象的生成提供了深层历史动因,而社会层面对于“西方”的复杂认知与矛盾态度,则进一步激化了主人公林笑子因跨文化婚姻所遭遇的群体排斥与身份认同危机。作为小说前篇叙事的核心空间,日本故乡不仅构成了主人公笑子因与美国士兵缔结婚姻而陷入生存困境的物质场域,更通过东京遗迹的视觉符号与社会的集体氛围,

成为承载日本战后社会集体创伤记忆的文化载体。这种物理空间所兼具的双重属性——既是个体跨文化婚姻创伤的具象化呈现场域,又是创伤的象征性载体,空间成为叙事结构中个人创伤与集体创伤相互交织的关键节点,为文本创伤书写的多维表达构筑了重要的叙事支点。

小说开篇即描绘了东京的破败景观:“战火纷飞中,我家房屋毁于火灾,我在吃败仗的同时,离开了工厂,同妈和妹妹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租了间房,这是幸免空袭保存下来的二楼上的一间。”^[1]^[3]这一场景通过主人公笑子家庭房屋被毁、被迫搬迁至边缘地区的描述,展现了东京废墟的物质性特征。烧焦的房屋、残破的街道以及仅存的临时住所,构成了战后东京的荒凉意象,这种物理空间的破败不仅再现了物质创伤,也通过感官细节唤起战后社会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的断裂感。物理空间的物质维度与主人公的生存困境紧密相连,进一步放大了战后日本的集体创伤。“东京洗劫一空,那些被叫做有钱的人,也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举目四顾,都是受战火洗礼、无家可归的人。而且粮食奇缺,人们都在忍受饥饿、无论穿衣,还是吃饭,人们在这方面倒是平等的,都同样困难。”^[1]小说中构建的社会混乱环境,不仅反映了集体创伤的普遍性,也为主人公的个人困境提供了沉重的背景。主人公在物理空间中的生存挣扎,如“必须马上考虑工作问题”以及“在女子中学一无所学,战争结束那年草草毕业”的描述,凸显了在战后混乱社会中寻找生计的艰难处境。笑子在这一空间中的生存困境,因与美国黑人士兵托姆的婚姻而得以暂时缓解。婚后,他们搬入东京的高级住宅区青山公寓,这一现代化的建筑与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为笑子提供了短暂的生存庇护,象征着战后重建中西方影响的物质渗透。这种空间的“高级”属性与其内部的社会规范形成反差,使笑子在表面安定的环境中,仍感受到潜在的排斥压力。随着混血儿女儿的出生与托姆被召回美国打破了这一短暂的平衡。高级住宅区承载了战后日本对“异族”与“西方”的复杂偏见,笑子的女儿梅丽因其黑色皮肤混血儿的身份被日本社会他者化。

《非色》中日本故乡空间通过开篇的东京废墟场面与战后社会环境的叙事建构,承载了主人公因跨文化婚姻而面临的生存困境与心理创伤,以及日本社会的集体创伤。借助空间叙事理论,本节结合文本分析了东京废墟的物理维度如何通过物质性与社会性,呈现主人公的边缘化体验与战后社会的断裂感。无论是废墟中的生存挣扎,还是社会排斥与东京遗迹的叙事张力,都使物理空间成为《非色》创伤书写的核心场域。

2 《非色》的社会空间叙事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社会空间概念,并将其进一步分为“空间的实践”与“表征的空间”^[4],前者作为可观测的现实空间,指向人们在社会中的日常活动;后者则作为意象与象征的集合,多与创作者的艺术实践相关联。同时,列斐伏尔强调空间具有特定历史形态,其社会空间形态的类型会随社会历史进程发生演变。这一理论框架为解析《非色》中社会空间的

属性提供了重要视角,这种随战后社会历史变迁而形成的空间形态,恰是个体实践与文化表征在叙事中的交织,印证了空间作为历史与社会产物的理论特质。

哈莱姆作为贫民窟,其种族化特征在文本中被明确刻画:“失业大军遍地皆是,大人和小孩濒临绝境,只差没有饿死而已。”⁽⁸⁸⁾这一描述将哈莱姆定位为社会种族与阶层边缘化的缩影。笑子因托姆的黑人身份被迫居住于此,表明她的家庭在美国的种族结构中被推向边缘。文本中“半地下室的生活,对我无疑是个冲击,但在邻居看来,理所当然”进一步凸显了哈莱姆的社会规范,贫穷与边缘化对当地黑人居民而言是常态,却对笑子构成文化与种族的双重冲击。笑子从故乡的文化语境进入哈莱姆的种族化社会空间,经历了深刻的身份断裂。“对于看惯了黄白两种皮肤的人……把黑人的黑皮肤……看作和动物差不多”⁽⁸⁸⁾反映了笑子初到哈莱姆时对黑人社区的文化陌生感。然而,她随后认识到“如同青铜雕像比起石膏像更具魅力一样,黑人的皮肤不过给人的印象比较突出罢了”,表明她在哈莱姆的短暂生活开始改变其对黑人文化的刻板印象。尽管如此,这种文化适应并未消解她的创伤,反而加深了文化断裂感。作为移民,她既无法完全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也难以在哈莱姆的黑人社区找到归属。哈莱姆的“无所谓”氛围“人们处境相同,并没有特别不满的地方,格外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与笑子的冲击感形成对比,凸显了她在异文化社会空间中的孤立与疏离。笑子远渡美国的初衷是为保护女儿梅丽免受社会困扰,但哈莱姆的贫穷与种族化环境使她对女儿未来的安全与身份认同产生新的担忧。托姆作为黑人丈夫的身份使笑子一家被限定在哈莱姆社区,这一社会空间的种族化特性动摇了笑子对家庭团聚的期待。小说未直接描写托姆在哈莱姆的心理反应,但其将家庭安置在半地下室的决定暗示了他对种族与阶层限制的无奈接受。笑子在这一社会空间中的孤立感,不仅源于外部的种族化排斥,还源于家庭内部归属感的缺失,使她的文化创伤在家庭与社会维度上被深化,哈莱姆社区的社会空间映射了移民与混血家庭在异文化环境中的普遍创伤。

3 《非色》的心理空间叙事

心理空间是一个内部的、主观的空间,是人的知觉、情感和意识对外部世界染色、过滤、变形、编辑后所构建的空间,也是人的内心对外部世界的投射。心理空间属于索亚的“第二空间”,即空间的精神层面,是外部空间在人的内心的表征。^[5]心理空间作为内在的意识场域,不仅反映个体情感与身份的动态,还通过记忆与想象重构创伤体验。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在《无法言说的经验:创伤、叙事与历史》(1996)中定义创伤为“对突如其来灾难性事件的不可避免的经历,反应往往延后、不可控,并以闪回、幻觉、梦魇等形式反复出现”^[6]笑子因日本社会对混血儿女儿的歧视,远渡美国投奔黑人丈夫托姆,却在哈莱姆生活四年后,面对托姆从意气风发到屈从卑微身份的转变,以及情感的冷漠,内心陷入创伤性困境。文本中通过笑子与井村的约会及其对托姆初次约会的闪回,揭示了心理空间如何承载她

的情感失落、身份迷失与母性焦虑。笑子在哈莱姆生活四年的心理空间,呈现为单调与压抑的内在场域,映射了她因托姆情感冷漠而产生的创伤。“我来纽约也有四年了……每天就是一边挣扎,一边抚育孩子或干活”(141)表达了笑子生活的单调性,其心理空间被局限在“地下室的家、商店、卖处理品的百货商店和家旁的市场”。这种重复的日常不仅反映了笑子的社会边缘化,还在心理层面构成了情感的空虚。笑子“不大想再像从前那样拼命干活”的心理状态,反映了她在哈莱姆社会空间的边缘化压力下,逐渐丧失对生活的主动性。她的心理空间被“挣扎”“抚育孩子”“干活”等单调行为填满,缺乏情感滋养。这种压抑感使她对井村的约会产生“消闲解闷”的念头,表明心理空间试图通过外部刺激逃避创伤,却进一步暴露了其内在的空虚与脆弱。井村“怯生生地来握我的手”与笑子“受宠若惊”的反应形成张力,揭示了她在心理空间中的孤独与对情感联结的渴望。然而,井村的轻薄意图使笑子陷入尴尬与不安,从短暂的期待转为失望。这种经历不仅强化了她的情感创伤,还通过“同种血统的男子接近或握手……丝毫也没有产生快感”的反思,凸显了文化断裂,她在与日本男性互动时无法找到归属感,相反在这样的情境下,昔日与托姆在电影院初次约会的回忆在笑子的脑海中闪回。闪回中托姆的形象“比现在在纽约同我看电影的井村,更富于男子气,表现得非常快活”“没有生活的阴影,也没有倦怠,虎虎有生气”(145)——构成了笑子心理空间中的理想化记忆,与哈莱姆现实的落差形成强烈对比。“豪华的俱乐部”“欧尼·派尔”的演出场景,与井村约会时的“西部片”和差强人意的“意大利饭馆”形成反差,映射了笑子从东京的浪漫憧憬到哈莱姆的破灭现实的心理创伤。闪回不仅是记忆的重现,更是创伤的延迟性表达,使笑子的心理空间成为昔日幸福与当前失落的交织场域。

4 结语

有吉佐和子的《非色》通过主人公笑子从日本远渡美国哈莱姆的经历,展现了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心理空间三个维度交织下的创伤书写,深刻揭示了移民与混血家庭在种族与文化断裂中的复杂困境。这三个空间维度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非色》的创伤书写场域。物理空间的物质性限制了笑子的行动自由,社会空间的边缘化强化了她的种族与文化创伤,心理空间则通过记忆与情感的动态重构,内在化了这些创伤的复杂性。笑子的经历不仅是个体化的创伤叙事,还通过哈莱姆的种族化环境,映射了战争新娘群体在跨国语境中的普遍困境。通过空间叙事视域的分析,《非色》揭示了创伤如何在物理、社会与心理空间的交互中被建构与表达,为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与归属问题提供了深刻洞见。

[参考文献]

- [1]有吉佐和子著.非色[M].李德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 [2]冯雷.理解空间:现代空间观念的批判与重构[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 [3]孙全胜.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 [4]亨利·列斐伏尔著.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22.
- [5]方英.文学空间批评[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
- [6]张玥.空间视角下《摧毁》中的创伤书写[J].今古文创,2025,(04):80-83.

作者简介:

张婉婷(2001--),女,汉族,辽宁凌源人,哈尔滨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